付法藏因緣傳卷第三

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曇曜譯

尊者阿難以法付囑商那和修而告之曰世尊昔遊摩突羅國顧命我言於此國中當有長者名為毱多其子號曰優波毱多於禪法中最為第一雖无相好化度如我我滅度後興大饒益其所教化无量衆生皆悉解脫得阿羅漢汝當於後度令出家若涅槃者付其法藏商那和修臨涅槃時告毱多曰佛以正法付大迦葉迦葉次付吾師阿難阿難以法囑累於我我當滅度以付於汝汝可精懃擁護世眼憂波毱言唯然受敎於是演暢无上妙法光宣正化濟諸群生其德淵廣難可限量過去久修無上勝行雖為禽獸常化衆生摧伏外道建大法幢以慈悲雲普覆一切始是功德今當略說昔婆伽婆在舍衛國給孤獨園憂波毱多時為尼乹名曰薩遮智慧淵妙論議絶倫深生貢高擔步天下銅鍱纏腹首戴盛火而作是言

吾智盈滿恐出於外由是事故以鎌
自纏世間昏闇无所覩見欲以光明
照其盲冥闇佛世尊住舍衛國便欲
造詣諍捔言辯有人語曰汝若見佛
智當虧減光明自滅便至佛所白言
瞿曇我欲出家智慧若與舍利弗等
心則甘樂設不及者吾當還家世尊
告曰假使汝積百千万身欲望得及
舍利弗者終无是處梵志聞已辭佛
而退其去未久佛告衆會我滅度後
滿一百年此人爾時得羅漢道三明
六通具八解脫慧燭獨照廣化衆生
其所度脫不可稱數衆會聞已生希
有心又復尊者於過去世那由他劫
憂留荼山有辟支佛與其同類五百
人俱諸仙人衆亦住山側五百獼猴
處在一面時獼猴主發生大信深修
善本常採花果施辟支佛復於一時
縁覺之衆端坐思微入于三昧獼猴
學之結加趺坐後辟支佛俱入涅槃
獼猴過花都無取相挽衣推排亦不
動搖便知滅度深生悲惱向山一面
見諸仙人脩大苦行眠臥蕀上翹足

倒懸五熱炙身投巖赴火獼猴即時
収其灰藉除糞土牽足令舒便於
其前加趺而坐仙人見之怪其若此
尋學獼猴端坐繫念无師自覺成辟
支佛便作是念今我得道由此獼猴
即以香花而用供養時獼猴主憂波
毱多是為畜生時尚能覺悟志甚聰慧
利智辯才逮至商那欲付其法觀察
毱多為生子耶入定思惟知未出世
與諸比丘詣毱多舍乃至漸少單已
獨往毱多問曰何獨无侶荅言長者
我无俸祿有信出家乃見隨可毱多
復言吾樂世俗不能出家若後生子
當相奉給商那和修荅曰善哉後生
一子名阿失波毱多年漸長大往從
索之毱多荅言唯有一子理无相與
若更生者必相奉給後復生子名難
陁毱多便往從索荅言尊者我今二
子仰理生業小者守護大子聚斂家
業如是可得大富以斯因緣不得相
與若生第三然後奉給商那和修知
其二子與道无緣亦不慇懃而往求
索後生一子容貌端政即字名曰憂

波毱多柔和善順性好慈愍聰慧辯
才其心弘廣厥年十二巧於市易有來
買者常多與之商那和修觀其生未
知憂波毱出世已久即往其所而問
之言汝今入市為當淨心不淨心耶
憂波毱言何名淨心不淨心乎答言
若心與貪癡合名為不淨若不與俱
是則名淨漸以方便教令繫念若起
惡心當下黑石設生善念下白石子
即便如教攝念不散善惡之起輙便
投石初黑偏多白者尠少漸漸修習
白黑正等至滿七日心轉純淨黑石
都盡唯有白者商那和修作是念言
今此善心皆已滿足觀道時至可為
說法即為宣說四聖真諦應時逮得
須陁洹道時摩突羅城有一婬女名婆
須達多諸邪媚妖幻姧諂遣使詣市
求買妙花使人尋往憂波毱所大得
好花奉婆須達女怪花多問使人曰
汝將不盜得是花耶使人答言我不
盜得從市買之有人名曰憂波毱多
仁慈寬惠性好平均以斯因緣得多
花耳又復此人形姿容麗大家若見

死殁無恨時婆須達遣人迎召憂波
毱多都不許可慇懃求請終不移操
有長者子共婬女宿值有估客徒遠
方来大賫珎寳求女交通時彼女人
貪其寳故煞長者子埋置舍内其家
眷屬遍行推求至婬女舍掘地得之
向其國王具陳斯事即取婬女斬截
手足劓其耳鼻棄於塜間憂波毱多
作是念曰彼以榮色本来召我以是
因縁止而不去今為解脫宜往化之
即將侍者至婬女所婆須達言我本
端妙顔容姿瑋尒時相召不能臨顧
今既殘毀何用来為荅言姊妹我為
觀汝實相故来不為欲也汝本以色
誑惑衆生凡夫无智横起倒想今自
應當諦觀此色無常危脆猶如聚沫
覆以薄皮外現嚴飾筋骨相連涕唾
不淨譬如畫瓶盛滿臭穢愚不覺知
深生染愛智者了之終不樂著假以
香花澡浴衣服外現莊嚴内實不淨
大海瀰廣可知渧數此身過患甚難
窮盡是故諸佛恒常呵責未曾一念
生顧樂想婬女於時心漸開悟於佛

法中深生敬信自言仁者所說誠諦
唯願為我廣敷演之憂波毱多即為
宣暢一切有為衆苦積聚如癰如瘡
如箭入心生老病死輪轉無際无常
敗壞不堅速朽如臨死囚命不久遠
辟如牢獄人无愛樂猶路上果衆所
共擲此身可惡會歸磨滅烏鵲狐狼
競共啄食風吹日曝青爛臭處髮毛
牙齒根藉在地如此之身豈可愛樂
宜懃方便而求解脫婬女聞解得法
眼淨命終即生三十三天憂波毱多
因觀諸法皆空无常應時逮成阿那
含果商那和修復語毱多而告之言
汝本有要期與我子今已成長與我
可乎憂波毱多性能市肆貪其若此
復不肯與尊者語言佛記此人於百
年後大作佛事饒益衆生汝可開心
與我此子毱多聞已便聽出家商那
和修將至僧坊度令出家與受具戒
羯磨已訖得羅漢道三明六通具八
解脫巧於言辭所演無盡心自念曰
我於今者已觀法身未見如來相好
之體思惟是已深生哀戀尒時有一老

付法藏因緣傳卷第一　第六張　飛

比丘尼年百二十曾見如来憂波毱
多知彼見佛欲至其所尋遣使者告
比丘尼尊者毱多欲来相見時比丘
尼即以一鉢盛滿中油置戶扇後憂
波毱多到其所止當入房時棄油數
渧共相慰問然後就坐問言大姊世
尊在時諸比丘輩威儀進止其事云
何比丘尼言昔佛在世六群比丘最
爲麁暴雖入此房未曾遺我一渧之
水大德今者智慧高勝世人号爲无
相好佛然入吾房棄油數渧以是觀
之佛在時人定爲奇妙憂波毱多聞
是語已甚自悔責極懷慚愧比丘尼
言大德不應自生恥恨如佛言曰我
滅度後初日衆生勝二日者三日之
人益復卑劣如是展轉福德衰耗愚
癡闇鈍善法羸損況今大德去佛百
年雖復爲作非威儀事正得其宜何
足爲恠尒時毱多而問之言姊見如
来其事云何比丘尼曰昔佛在世我
年二十始欲行嫁失一金釵墮深草
中求之不得復以燈燭遍照推覓求
之至疲了无髣髴正值如来遊行而

遍金光晃耀如百千日幽闇之處普
皆大明微細諸物而悉顯現尋見我
釵因即取之以斯緣故吾得見佛憂
波毱多聞是事已倍生悲戀歎未曾
有商那和修即告之曰佛記於汝在
百年後坐禪第一大化眾生今正是
時宜作饒益令諸群生服甘露味憂
波毱言唯然受教於摩突國雲集眾
會如半月出而為說法所謂施論戒
論生天之論欲為不淨出要寂善魔
王波旬便生愁怖而作是念憂波毱
多大集眾會必當教令出吾境界我
今當往壞其眾意於說法時雨真金
寶或雨華瓔光色明淨化作白象七
寶莊嚴現為女人端政奇特舉會觀
視无聽法心於三日中演深法味乃
至無有一人得道魔王歡喜深自慶
幸憂波毱多即入三昧觀察思惟是
誰所作魔王復以真珠花瓔著其頭
上尊者即觀知魔所為便作是念惡
魔嫉弊壞乱正法如来何故而不調
伏即觀佛心使已化之便以三屍謂
虵狗人化作華鬘感魔令至而謂之

曰汝與我鬘深識厚施今還以此用
相酬遺魔大歡喜舒頸受之至其頸
已還見死屍重疽欲出臭爛難近魔
見是事深生厭惡語憂波毱多汝今太
何以斯死屍繫吾頸耶尊者荅言比
丘不應華鬘莊嚴汝以耶惡為我着
之今還為汝著臭死屍正得其宜不
應瞋根魔以神力欲去此屍如須弥
山不可移動生大瞋恚踊身虛空向
諸天衆求解死屍諸天皆言此是大
聖之所為作吾等庸劣豈能除去復
詣梵王求脫屍縛梵王荅言十力弟
子所作神力吾今凡陋豈能解之假
使刧燒旋藍猛風不能得脫此死屍
縛寧以藕絲懸須弥山欲脫此屍无
有是處如因地倒還扶而起汝若歸
依憂波毱多此死屍縛容可得解尒
時波旬受梵王教除憍慢心深生敬
信往尊者所五體投地自言大德佛
初成道坐樹王下我率官屬而往逼
繞從是惱乱不可稱數未一惡言而
見輕辱大悲淵廣如須弥山汝阿羅
漢少慈忍力於天人前而見毀辱

付法藏因緣傳卷第三　第九張　飛

波毱多答言波旬汝大愚癡无有智
慧以聲聞人用比如来欲以芥子等
須彌山螢燭之光齊暉日月牛跡之
水同大海量如来大悲二乘所無以
是緣故不相加報今我狭劣少悲忍
心由斯因緣故相毀辱又復如来欲
使我後降伏於汝汝因斯故敬信於
佛由此善心不墮三悪洗滌塵勞破
諸罪業魔聞是已生大歡喜舉身毛
竪生希有心自言仁者我由汝故起
敬信心汝便於我作大饒益今可見
為解是三屍尊者答言汝於正法更
莫撓害然後乃當為汝解之魔言受
教尊者又言我不得見如来色身汝
昔曾覩宜為我現魔言仁者我現佛
身勿為吾礼憂波毱言當如所說即
便為解三種死屍魔入林中變形如
佛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形貌奇特如
融金聚光明照耀儀相安詳化為比
丘前後圍繞若鵝王趍從林而出憂
波毱多見便歡喜一心觀察而說偈言
咄哉无常 無悲愍心 能壞如是
上妙色身

憂波毱多一心瞻仰目不暫捨內懷
踊躍說偈讚曰
快哉清淨業　能感是妙果　非自在天生
亦非无因作　面如紫金色　目淨如青蓮
端政超日月　奇妙勝花林　湛然若大海
不動如須弥　安步猶師子　顧視同牛王
無量百千劫　淨修身口意　以是故獲得
如此殊妙身　怨見尚歡喜　況我不欣慶
憂波毱多說是偈已觀佛心至不覺
為礼魔言仁者何故如此呰言波旬
我知世尊久已滅度見此容貌若似
觀佛歡喜內發是故礼耳魔復本形
歸還天上於第四日魔更來下以大
音聲普告一切諸仁者欲得富樂生
人天中欲求涅槃第一安隱不見如
來大悲說法悉當往詣憂波毱所聽
受妙法至心修行時摩突羅城男女大
小聞於尊者摧伏惡魔百千万人皆
共雲集憂波毱多上師子座隨其所
應說種種法百千衆生得須陁洹道
万八千人成阿羅漢從是已後所化
無量為阿恕伽王興大饒益彼王功
德深遠超勝於三寶所得不壞信以

善縁故故得斯果昔佛住在迦蘭陁
林日時已到將諸比丘入城乞食於
其路次見二童子一名德勝二名无
勝以土造作城舍倉庫囷復名為稻
粟蔴麦即共聚𣫍置於倉內如来光
明皆悉照耀同作金色无不清徹徳
勝歡喜採名麨者奉獻如来其身卑
小不能得及无勝便跪令上奉之於
是世尊即便微笑尒時阿難尋白佛
言如来何縁現斯笑耶佛告阿難汝
今見是二童子不唯然已見此童子
者我百年後為轉輪王四分之一於
華氏城正法治世分我舍利處處流
布造作八万四千寶塔即以此土授
與阿難塗房南壁足得周遍於百年
後果得為王暴虐无道多所煞害造
作獄城名外可愛樂令一惡人名曰
耆梨立大鑊湯鐵丸刀劒如是等事
種種備足外来入者皆悉治罪有長
者子出家為道遊行乞食入愛樂獄
尋欲還出耆梨止之即便舉聲而大
啼哭獄卒問曰何故若此比丘答言
我不畏死為善利耳吾始出家未證

付法藏因縁傳卷第一　第十二張　彤

道味人身難得佛法難遇今我值之
而空受死思惟是事故大悲泣耆梨
荅言王先有敎入此獄者終不聽出
比丘復言我今定死願赦七日當就
刑戮尒時獄卒尋聽許之阿恕伽王
宮中婇女與他男子共相調戲王大
瞋怒付獄治罪尋以鐵杵碎之如麋
骨肉分散猶如聚沫比丘觀已深生
厭惡即便歎曰信哉大悲所言誠諦
諸色无常譬如泡焰不堅速朽甚難
久保先此女人顏容敷悅今更求之
將無所在人命虛偽无可守護尊貴
貧賤愚智不同生雖差別等有斷死
譬如百川泉源各異未有一流不入
大海人亦如是同趣死處爲業長短
受生脩促未幾時間會亦歸滅此身
臭穢不淨可惡薄皮覆蔽妄生愛想
不觀其內種種過惡怪哉生死嬰愚
所樂非是賢聖遊心味者如是觀察
從夜至旦便斷衆結得須陁洹轉復
精勤獲羅漢道滿七日已耆梨語言
汝期今至可就刑戮比丘荅曰我夜
已過我日已出所作已辦隨汝治罰

者執瞋恚置鑊煮之焰熱猛盛轉更
清涼於其若此至鑊而觀見鑊中生
千葉蓮花時彼比丘加趺坐上尒時
者執尋往白王王將眷屬而來觀之
於是比丘踊身虛空作十八變王見
斯事歎未曾有而作是言我等今者
同稟人形威德奇妙差别乃尒吾今
未達唯願宣說尒時比丘欲化彼王
即作是言我斷衆結解脫三有離諸
動亂寂然安樂大王當知佛記於汝
百年之後王華氏城分布舍利廣建
寶塔汝今云何反造斯惡殘害衆生
无悲愍心王今應當滿足佛意施與
衆生无畏之樂王聞是已極自悔責
歸依三寶生敬信心取集如來功德
舍利造作八万四千寶塔作塔已訖
至雞頭末寺合掌而問上座耶舍此
閻浮提頗有如我受記者不耶舍答
曰佛記尊者憂波毱多於百年後興
大饒益王復問言彼清淨人出世未
也答言大王久已生世得羅漢道於
憂陁山園繞說法王即嚴駕欲往礼
覲尋遣使者白言大聖阿恕伽王欲

付法藏因緣傳卷第二　第十四張　飛

大云

来問訊尊者念言此處隘陋不容多人我今宜應躬自往彼即便嚴備向華氏城王聞歡喜掃治巷路燒香散華作衆伎樂尋與群臣出迎尊者當見之時五體投地至心瞻仰目不暫捨自言大聖我得為王自在快樂不如今日一相覩見心大歡喜而說偈言

佛雖入寂定　尊今補處生　今應見教勑
我當隨順學

於是尊者手摩王頂以偈答曰

謹慎恐怖莫放逸　王位富貴難可保
一切皆當歸遷滅　世間无有常住者
三寶難遭汝今遇　恒當供養莫休廢

尒時阿恕伽王即請尊者入於宮內安置寶座自扶而上白言大聖佛所遊方行住之處悉欲起塔增長衆信尊者讚言善哉善哉我今當往盡示王處即嚴四兵便共發引向林微尼園示佛生處乃至復詣拘尸那城化緣訖已入涅槃處王聞是語悶絶躃地冷水灑面方乃惺悟於是諸處悉皆起塔施百千兩金然後乃去復更示王舍利弗等五百羅漢功德之塔

王皆礼拜施金供養㝡後往至薄拘
羅塔王言此塔有何功德荅曰大王
佛記此人无諸衰病乃往過去九十
一刧毗婆尸佛滅度之後時薄拘羅
依一寺住見諸豪貴来供衆僧尊者
尒時醉酒而卧心自念言我既貧乏
當何以施吾今正有一呵梨勒衆僧
若有病患之者可以施之用療其疾
即便鳴椎自言施藥時有比丘甚患
頭痛向知藥人索呵梨勒知藥者言
有人施藥汝可取服尒時比丘往彼
取藥服之以訖病尋除愈由是緣故
九十一刧生人天中未曾有病㝡後
生一婆羅門家其母早終父更娉妻
時薄拘羅年在童幼見母作餅而從
索之後母嫉弊素懐憎悪即便擲置
餅爐之中其火熖熾以鐵覆上父從
外来遍求推覔即於爐中而得其子
後於一時母復煮肉而是小兒更從
徃索母益瞋恚擲置釡中湯甚沸熱
而不燒爛父復求覔了不能得而作
是言我子今者為何所在時薄拘羅
釡中而應父即出之平全如故母於

後時至二河上彼薄拘羅逐衣隨後
母大瞋恚而作是言此何鬼魅妖祥
之物雖復燒煮不能令死即便舉之
擲著河中值一大魚尋便吞食以福
緣故猶復不死有捕魚師釣得此魚
持來詣市而衒賣之索價既多人无
買者從旦至暮將欲臭爛薄拘羅父
於市遊行見此大魚便作是念今斯
魚者其肉甚多將欲臭壞索價无幾
我今宜可買而持歸便與其錢取魚
還家即以利刀開破其腹時薄拘羅
在魚腹內高聲唱言願父安詳勿令
傷我遂開魚腹抱而出之年漸長大
詑佛出家得羅漢道具諸功德年百
六十未曾有病乃至无有身熱頭痛
少欲知足常樂閑靜未曾教人一四
句偈王聞是已遣持一錢布施此塔
輔相白王同是羅漢云何獨以一錢
用施王語臣曰以其自度不能化人
塔神不受還投與王輔相言曰真是
少欲乃至一錢尚不欲受況其多乎
如是五百大阿羅漢皆有本緣略而
不說阿恕伽王供養如來聲聞塔竟

歡喜合掌而說偈言
設百千祀　方得為人　我今便為
不空受生　遇良福田　具造勝業
以危脆財　而修堅法　我所起塔
嚴閻浮提　猶如白雲　莊挍虛空
說此偈已頂礼而去詣菩提樹而作
是言我今欲為二種之福一以千瓶
盛滿香湯灌菩提樹二當建立般遮
于瑟即自洗浴著新淨衣上高樓上
四方頂礼而作是言願諸聖士皆受
吾請適語已訖十万羅漢飛空而来
三道聖人凡二十万亦悉雲集番上
座處无敢坐者王問衆僧何故留此
空坐處耶耶舍答曰有大羅漢名賓
頭盧如来所記能師子吼威德高勝
今當来此王聞是已身毛皆竪如優
鉢羅花初始開敷即便合掌瞻仰而
待時賓頭盧與諸羅漢如鵝王飛從
空而下一切衆會皆起恭敬王見尊
者眉鬚秀白身體相好如辟支佛即
為作礼五體投地問言大聖見如来
不答曰曾見色若金聚面如滿月三
十二相莊嚴其身梵音深妙大悲寵

宅王又問言於何處見尊者荅曰在
王舍城夏安居時我在其中見勝福
田乃至汝昔以土施佛佛記汝時我
亦得見尒時彼王以國所有妻子眷
屬金銀琉璃牛羊田宅及自己身宮
人婇女盡施衆僧請稱已名造般遮
于瑟攞菩提樹後自斟酌為僧行食
時賔頭盧用酥澆飯王言大聖酥性
難消能不為疾尊者荅曰不為患也
何以故佛在時水與今酥等是故食
之終不成病尒時尊者欲驗斯事申
手入地下至四万二千餘里即取地
肥而示於王王今當知衆生薄福肥
膩之味皆流入地是故世閒福轉衰
減王供養已歡喜而退王有一弟名
宿馱吒邪見熾盛憎惡沙門王以方
便令敀邪心應時出家得羅漢道後
為一羗之所煞害時衆疑問憂波毱
多以何緣故彼宿馱吒生處豪貴為
羗所煞尊者荅言善聽當說過去久
遠迦葉佛時曾供衆僧由斯福故生
生常處尊榮富貴又過去世作一獵
師張布羅網不得禽鳥見辟支佛心

付法藏因緣傳卷第二 第十九張 杜

委

生瞋恨即以利劍用斬其首由此業
故墮大地獄生常為人之所煞害雖
得道果猶被普毒

付法藏因緣傳卷第三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付法藏因緣傳卷第三 第十張 [illegible]

西 大左